书里雪山与心中故土

胡景良（体育与健康学院，2025体育教育3班，19892402273）

读完杨志军的《雪山大地》，我总爱溜到张家界学院的天台发呆。作为今年刚入学的新生，连校园的路还没认全，天台倒成了我的秘密角落——就望着远处武陵源的峰林，那些石头山一层叠着一层，风一吹，草木的清香味儿扑到脸上时，书里青藏高原的烈风好像就裹着雪粒子飘过来了，和眼前这绿乎乎的山景缠在一块儿，连带着对新环境的陌生感，都少了几分。

来张家界才一个多月，可一闭眼还是能想起汝城老家门口的老樟树。倒是《雪山大地》这书像把小钥匙，一下捅开了我心里装着家乡的小匣子，那些小时候的事儿哗啦啦全冒出来了。

书里写藏族老人守牧场，走哪儿都要摸两把草，看牦牛的眼神比看自家孩子还亲，还说“这草原是咱的根”。我读到这儿时，嘴里的奶茶都忘了咽——这不就和我爷爷一模一样嘛！

在汝城延寿瑶族乡的老家，爷爷有片果园，那可是他大半辈子的宝贝。小时候一放暑假，我头天就收拾好书包盼着回乡下。每天天还没亮，爷爷就轻手轻脚来掀我被子，“小子，跟爷爷去园子里瞅瞅”。天刚蒙蒙亮，露水把鞋尖都打湿了，爷爷在果树间穿梭，手指会轻轻拂过每片叶子，碰到青涩的果子，还会停下来揉一揉，那眼神里的软和劲儿，就像在看睡熟的我。

有一回，我看见树枝上爬着虫子，急得转身就要去拿农药，爷爷却一把拉住我。他蹲下来捡了根树枝，慢悠悠地把虫子拨到地上，说：“小子啊，这些虫子也是这地儿的一份子，咱不能怕它们吃果子，就把它们赶尽杀绝。咱跟土地处得客气，它才肯年年给咱好收成。”那时候我才十岁出头，只觉得爷爷太心软，现在再想起这段，又翻了翻书里写牧民护着草原生灵的段落，突然就懂了——爷爷对果园的疼惜，和藏族老人守着牧场的执着，根本就是一回事儿，都是把土地当成家里人来疼。

还记得有年春天，爸爸带我去汝城热水镇泡温泉。大清早的，温泉池上飘着雾，远远瞅着像仙境似的。爸爸指着冒着热气的泉水说：“你知道不？咱汝城这温泉，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宝贝，多少年前就靠着它养着这方人。”我盯着那团白雾发呆时，突然就想起书里写藏族人对着雪山圣水祈福的样子，心里一下就热乎起来。原来不管是汝城的温泉，还是青藏高原的雪山，都是大自然给的礼物，连着一方人的日子和念想，把人和土地紧紧系在了一起。

现在作为新生，我总爱跟着学长学姐去周边的村落调研。上次去了个土家族村子，看见村民们把老吊脚楼擦得锃亮，木栏杆上还缠着晒干的玉米棒子和红辣椒，办节庆时男人们会吹起唢呐，女人们穿起花衣裳，说起自己的村子，眼里全是骄傲。我当时就想起汝城老家的古祠堂，黑褐色的木柱子上刻着缠枝莲纹，被岁月磨得发亮，檐角垂着的铜铃风一吹就“叮铃”响。逢年过节全族的人聚在里头，长辈们坐在太师椅上，捧着搪瓷缸子讲老祖宗开荒种地的故事，我和堂兄弟们就围着供桌跑，鼻尖总绕着线香和糖果的甜味儿。

这时候才明白，书里藏族人守着传统习俗过日子，和土家族人护着吊脚楼、我们汝城人珍视古祠堂，其实都是一回事——都是把家乡的根攥在手里，不想让它丢了。

合上《雪山大地》时，天已经黑了，张家界的山尖儿裹着一层薄雾。作为刚到这儿的新生，我忽然觉得，这本书没让我只看见遥远的青藏高原，反倒帮我把“新家”和“老家”连在了一起。不管是雪山下的草原，还是湘粤赣交界处的汝城小城，或是我刚落脚的张家界，每片土地都养着一群爱它的人，这份爱可能藏在爷爷擦果子的手心里，藏在爸爸说温泉的话里，也藏在藏族老人摸草的动作里。它不用特意说出来，却能一辈辈传下去，这大概就是土地给我们最珍贵的东西吧。